裁军谈判会议

CD/PV.254
29 March 1984
CHINESE
Original:ENGLISH

第二百五十四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4年3月29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日内瓦万国宫

主席：I．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

GE.84-61288

出 席 者 名 单

阿尔及利亚	A. 塔法尔先生
	A. 布巴齐奈先生
阿根廷	J. J. 卡拉萨莱斯先生
	R.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R. 比利亚姆布罗萨先生
澳大利亚	R. 劳先生
	J. 库尔特尼女士
比利时	M. 德帕斯先生
	J. M。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 西	C. A.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S.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P. 波普切夫先生
	C. 普拉莫夫先生
	N. 米哈伊洛夫先生
缅 甸	吴貌貌季
	吴佩登丁
	吴丹吞
加拿大	G. 斯金纳先生

中　国	钱嘉东先生
	王止芸女士
	梁德凤先生
	葛绮云女士
	锁开明先生
	蒋振西先生
	张卫东先生
古　巴	P．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M．维沃达先生
	J．马图谢克先生
埃　及	S．阿法拉尔吉先生
	I．I．哈桑先生
	A．M．阿巴斯先生
埃塞俄比亚	F．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F．德拉戈尔斯先生
	H．雷尼先生
	G．蒙塔西埃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J．登布斯基先生
	H．蒂利克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H．韦格纳先生

M．格德茨先生
W－E．冯·登·哈根先生
F．埃尔伯先生
J．普费尔施克先生

匈牙利
D．梅斯泰先生
F．加伊达先生
H．托特先生

印　度
S．肯特·沙尔马先生

印度尼西亚
S．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安德拉贾蒂先生
哈里奥马塔拉姆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N．卡泽米·卡米亚布先生
F．S．锡尔詹尼先生

意大利
M．阿莱希先生
M．帕韦塞先生
L．费拉里·布拉沃先生
B．卡布拉斯先生

日　本
今井隆吉先生
小西正树先生
田中谦次先生
川喜田晖雄先生
石栗勉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A．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P．马塞多·里瓦先生
	冈萨雷斯·伊·雷内罗女士
蒙　古	D．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S．O．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A．斯卡利先生
	O．希拉莱先生
荷　兰	J．拉马凯尔先生
	R．J．阿克尔曼先生
尼日利亚	J．O．奥博赫先生
	L．O．阿金德勒先生
	C．V．乌德迪比亚先生
巴基斯坦	K．尼阿兹先生
秘　鲁	C．卡斯蒂略·拉米雷斯先生
波　兰	S．图尔班斯基先生
	G．切姆皮恩斯基先生
	J．恰洛维奇先生
	T．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I．达特库先生
	T．梅列斯卡努先生
	O．约内斯库先生
	P．巴洛伊乌先生
	A．克雷图先生
	A．波佩斯库先生
斯里兰卡	J．达纳帕拉先生
	H．M．G．S．帕利哈卡拉先生
	P．卡里亚瓦萨姆先生
瑞　典	R．厄克于斯先生
	E．博妮尔夫人
	H．伯格伦德先生
	A．M．劳夫人
	J．隆丁先生
	I．图尔森夫人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V．L．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B．P．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R．M．季麦尔巴耶夫先生
	G．V．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P．Y．斯科莫罗欣先生
	S．V．科比什先生
	G．V．安齐费罗夫先生
联合王国	R．I．T．克罗马蒂耶先生
	G．H．库珀博士

D. A. 斯林先生
J. 理查兹先生
J. F. 戈登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N. 克莱因先生
N. 卡雷拉先生
K. C. 克里顿伯格女士
R. 霍恩先生
R. 诺曼先生
P. 科登先生

委内瑞拉

洛佩斯·奥利维先生
T. 拉布拉多先生

南斯拉夫

K. 维达斯先生
M.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D. 米尼奇先生

扎伊尔

E. 埃萨基·卡贝娅女士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R.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罗马尼亚）

主席：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现在开始。会议今天继续审议议程项目6，题为“保证不向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不过，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成员如要提出与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这样做。

今天登记发言的有斯里兰卡、缅甸、埃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及南斯拉夫等国代表。尊敬的斯里兰卡代表达纳帕拉大使在发言中将介绍刚才分发的第CD／492号文件，在请他发言前，我要热烈欢迎I．图尔森夫人今天来出席我们的会议。她是瑞典大使兼国务秘书，曾任瑞典代表团尊敬的团长多年。图尔森夫人为裁军与和平所做的不懈的、杰出的工作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大家都对此表示赞佩。我要热情感谢她对会议工作的关心。

现在请尊敬的斯里兰卡代表发言。

达纳帕拉先生（斯里兰卡）：谢谢你，主席先生。在开始发言之前，我想和你一样，代表我国代表团对I．图尔森夫人今天上午出席我们的会议表示欢迎。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21国集团作一简短发言，介绍一下题为“核禁试特设附属机构职权范围草案”的第CD／492号文件。该文件已蒙秘书处于今天散发了。

第CD／492号文件的实际内容与第CD／438号文件的实际内容是相同的，后者即墨西哥代表团于1984年2月24日向会议提交的那份文件。第CD／492号文件中载有的职权范围草案得到21国集团的一致赞同。该集团委托我请求你，主席先生将第CD／492号文件交付会议审议并在其定于1984年4月3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作出决定。

主席先生，你还记得，在本月份工作开始时，你就设立各议程项目，包括项目1的附属机构的问题发起了容纳各种意见的非正式协商。自那时以来近四周的时间已过去了，虽然你进行了努力，但仍未取得进展。此处我不准备详谈，我想强调一下，21国集团提出第CD／492号文件供作决定这一行动反映了本集团对如下情况表示关注，即尽管你以及许多代表团都做了努力，但会议在这一最高优先事项上仍无法取得任何进展。它也反映了本集团极为重视应继续努力，以找到使会议能够履行其与议程上这一最高优先项目有关的职责的方法和手段。

（主席，罗马尼亚）

主席：十分感谢你介绍了这份工作文件。现在我请你以斯里兰卡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发言。

达纳帕拉先生（斯里兰卡）：谢谢你，主席先生，这是斯里兰卡代表团在你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期间首次发言。因此，我们谨向你表示，我们真诚地赞赏你那富有经验的、熟练的外交方式，事实上，其中还带有你那固有的，感染人的魅力，这在你本月份主持会议事务的过程中很好地表现出来了。在你接任主席职务时我们面临的一些组织方面的问题成功地得到了解决，这就足以证明你为本会议所做的工作。

请允许我也利用这一机会向我们二月份的主席图尔班斯基大使表示感谢，他在本届会议的第一个月成功地引导了会议的工作。

主席先生，我在1984年2月14日的发言中曾表示，我国代表团将在本届会议晚些时候更为具体地来谈一谈议程上的各个项目。今天我打算谈一谈第5项——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我国代表团一直对这一议题很关注，希望防止地球上的军备竞赛扩展到宇宙的另一部分——外层空间中去。斯里兰卡没有空间能力，但这并不使我们对最近此领域出现的增加武装冲突的危险的趋势不寄予深切的关注。自从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从而开创了空间时代以来，我们目睹了将卫星纳入现代武器系统的情况。有空间能力的国家增加军事预算中与空间有关的活动方面的拨款，这就突出了空间的军事意义。历史告诉我们，防止军事化不证自明地比非军事化易于实现。我们确实认为世界安全是不可分割的，同时也希望将外层空间保护起来，封存起来，作为一个和平区，用于人类的进步而不用于人类的毁灭。斯里兰卡在为使印度洋成为和平区的尚未完成的任务中的作用也是出于一个基本的愿望，即防止地球表面的一个区域军事化，而1971年大国在该地区的争夺还只是初露端倪。

会议工作这一方面无可否认的技术复杂性不应成为拖延或回避迅速对其进行审议的理由。复杂性可以通过集体研究和分析得到解决。而我们必须开始这样一种努力。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主要在于政治方面而不是技术方面。在对因空间技术造成的大量可能性没有相应国际法的地方，我们应当通过国际协定来确立此种法律。仅仅说现有协定不充分是不够的。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认识到有必要继续在这方面采取预防

(达纳帕拉先生，斯里兰卡)

性行动，一致通过的《最后文件》宣告—— 兹援引如下—— ：

"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应当本着《关于各国探索和使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的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的精神，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并进行适当的国际谈判。"

我国代表团认为，1982年这一项目列入这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的议程，表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表明了国际社会希望本讲坛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即使我们在过去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和现在的谈判会议已抓住了这个问题，我们也还是目睹了一种与空间武器的发展有关的令人不安的、已经加速了的趋势。去年和前年，国际社会相当正确地敦促本机构—— 本机构在处理这一问题方面负有主要责任—— 迅速防止在外层空间发动军备竞赛的迫在眉睫的危险。但是，一方面我们在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上陷入无所作为的状态，另一方面军备竞赛的动力却似乎正在按自己的势头向前推进。反卫星系统的竞争开始了。一种反卫星系统可能已取得实战能力，另一种与之抗衡的系统最近已进行了试验。有空间能力的大国似乎都已作好准备开始研制以空间为基地的防卫性武器。正在研制中的有高能激光武器、粒子束武器及外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在这方面投入了巨额资金。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出版的《外层空间—— 军备竞赛的一个新领域》一书中的如下一段话十分中肯，我国代表团（未经征得同意）在此引用就不向著者道歉了。我谨援引如下：

"在读完这句话的时间内，美国在其军事空间计划上就要花约2，000美元。假设苏联的预算也差不多，则每十秒钟的花费就相当于4，000美元以上，军事空间活动包括每三天发射一颗军用卫星，其主要目标是提高地面部队的作战效能。"

这里引用的数字是两年前的了，如今则要高得多。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和地球上的军备竞赛一样，是没有胜利者的。但螺旋形的上升已进入外层空间，危及宇宙的浑浊状态。

我们认为令人不安的是，将空间能力与关于核武器的战略和理论结合起来的逐步的然而也是无情的过程。有人告诉我们，在地球上能够维护和平的是核边缘政策而不是共同安全政策。即使我们可以同意，核武器国家推行的理论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和平的维护之间是有联系的—— 国际社会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 但有一个事实也是不容争辩的，即这种维护和平的方法由于不断增长的军备水平相应地加

（达纳帕拉先生，斯里兰卡）

剧了不安定性。如果说，地球上的军备竞赛的后果是某种迹象的话，那么通过空间能力进一步修改这些理论并使之复杂化则只会导致更加不安定。如果具有空间能力的大国正在进行的与军事有关的空间活动方面的研究和研制工作按其自身的逻辑导致一种结局，即试验并部署以空间为基地的防御性武器，则即便不会全盘否定，也会严重损害当前那种据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维护了和平的理论的可信性。以往有关军备竞赛的技术性势头的经验不能使我们相信，结果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正如联合国《关于核武器的研究》一文所说的，现在可能是历史要否定那种以核恐怖维持和平的理论的时刻了。况且，如果这些发展终于导致实际试验并部署的结局，将对诸如反弹道导弹条约和1967年《外空条约》的可行性产生严重的影响，更不要说对它们的精神会产生什么影响了。这恐怕是核时代的自相矛盾的谬论了。但是，我们不能被这种发展的复杂性吓得一言不发或无所作为，因为这种发展中固有的危险后果将具有深远的影响。

因此，处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就是很清楚的了。然而，正如我刚才说的那样，本会议还在辩论处理这一问题的形式。在第３８／７０号大会决议的建议中，我们有一个就此问题开展工作的极为实际而重要的基础，而这项决议受到本会议许多代表团的拥护，被认为是一项巨大的成果。这一决议之所以极为重要，不仅因为这是上届联大上出现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唯一决议，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反映了迄今联合国会员国关于国际社会应如何处理这一问题达成的最为广泛的协议。除了对此关心的人们外，其他机构也期待本会议认识到我们的主要作用优先处理这一议题。我国代表团拟谈一谈如何切实地使这些期望得以实现。

我国代表团不抱幻想，不认为第３８／７０号决议中关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主张——尽管很有价值——可以立即变为现实。我们知道，本会议须根据一致意见进行工作，这与联合国大会不同。因此，我拟谈一谈各代表团在本会议采取的各种态度中的共同因素，而不涉及看来存在着的分歧之处。去年，我国代表团常有机会对各代表团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的不同态度进行了详细的区别和研究。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勾划出各种态度中的共同因素。这些共同因素能为我们根据本机构职权范围进行工作提供基础。我们在上届联大上曾努力这样做，而我刚才提到的决议就反映了这一工作的结果。本会议广泛地同意一个原则，即应设立一个符合会议职权范围的附属机构以处理这一问题。本会议的职权范围是：应就裁军问题开展谈判。根据本会议所有三个集团提交的文件（即CD/329/Rev. 1，CD/413

（达纳帕拉先生，斯里兰卡）

及CD/434号）来看也很清楚，它们明确地或含蓄地承认本机构在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这一议程项目上负有谈判的责任。

我国代表团认为，除了这一技术性的和法律性的办法外，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唯一途径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是开展谈判，缔结可为各方接受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一项或多项协定。然而，现在的问题似乎是如何拟出通向谈判的各个阶段。很清楚，如果我们要进行谈判，那么谈判的任何筹备工作都应照此去做。

21国集团的立场——这是我们完全赞同的——表明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灵活性，同时也明确了一个目标，即就此问题进行谈判。同样清楚的是，赋予附属机构接受进行谈判这一目标的职权范围并不会影响任何代表团的实质性立场。例如我国代表团就认为确定问题并进行研究是任何有意义的谈判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这只是谈判进程中的一部分。如果不与谈判适当地联系起来，这项工作对于本讲坛的职权范围来说本身就没有内在的价值。因此，这项工作应有时间限制，应在通向谈判的包括一切的综合办法的范围内进行，应考虑到涉及的复杂性和相互关系。但是，这并不是说对问题进行审议本身就是目的，因为这样就不符合我刚才提到的最终目标了。不过，如果在审议过程中一致同意，某一问题或问题的某一方面应优先处理并就其开展谈判，会议就可以据此讨论这一问题或这些问题。例如，我国代表团就愿意就反卫星系统或就其它与军事有关的空间运用情况分别进行讨论和谈判，只要会议达成协议，决定这么做，我国代表团不能理解的是，承认筹备工作和谈判之间的合乎逻辑的，明确说明的联系如何就会影响任何代表团的实质性立场。

在此我还须补充一点：我们应不失时机地对基本问题取得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在此是否准备尽力解决正在出现的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问题，还是不断地审议一些问题，直到各种复杂性交错在一起，使问题变得无法控制或无法克服为止？正如我刚才解释的那样，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过去在裁军工作的其他领域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为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进行谈判，已经有很多国家作出贡献，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最早的是1979年意大利代表团提出的对1967年《外空条约》的附加议定书（CD/9号）。最近苏联的一个贡献是提出了一项关于禁止在外层空间使用武力并以外层空间向地球使用武力的条约草案，这已反映在第CD/476号文件中。这是这方面的又一个建设性努力。本着同样的精神，我国代表团在1983年4月14日的发言中概述了可能就此问题开展工作的领域。我们关于特设委员会的范围和目标的设想是很全面的，甚至可以纳入通过更大的国际合作的建立信任措施的措词方案。

就象没有战争并不意味着和平一样，我国代表团不相信在空间没有军备竞赛这一事实本身会导致星际的稳定和平。必须考虑将一些现有协定中的一些有价值的特点综合起来。例如《月球协定》第5条和1967年《外空条约》第11条就规定了关于提供与探索和使用月球和外层空间有关活动的情报的程序。这就实际上承认了一个概念，即外层空间是属于全人类的领域，要求就此问题自由交流情报。对空间科学技术发展加以保密的做法否认了世界人民了解情况的权利，也造成了猜忌和不信任。

我国代表团感谢瑞典代表团3月22日的宝贵发言，特别是其中很有益地研究了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现有一些协定，着重指出了这些协定的不足之处。这一贡献就在于强调了在特设委员会范围内开始认真而有系统地研究这一问题的极端必要性，要求将此种研究作为就禁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一项或多项协定进行谈判的一种手段，以有效地弥补漏洞。在本届会议上，蒙古、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阿根廷的大使在宝贵的发言中也强调了设立关于议程项目5的特设委员会的极端必要性。

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应根据上述精神来看待21国集团的立场，这一立场并不影响任何代表团的实质性立场。铭记着这些考虑，我国代表团希望会议通过最近正在就这一问题进行的协商，能够不迟延地就将要设立的附属机构的职权范围的措词达成协议。

最后，请允许我借用一个人类在探索空间方面已很著名的格言来说一下，根据本会议的职权范围设立一特设委员会，从而前进一英寸将成为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方面迈出的一大步。

主席：感谢斯里兰卡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尊敬的缅甸代表吴貌貌季大使发言。

吴貌貌季（缅甸）：主席先生，自我首次有幸在你抵达时认识你以来，我越来越敬佩你的个人品格和外交技巧。因此，能够在你主持下参加会议工作，我特别感到愉快，感到有信心。请允许我同时表示，我们极为欣赏本届会议第一个月期间在波兰的图尔班斯基大使干练的指导下完成的工作。

在联合国和本多边机构已有人反复强调，人类今天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就是如何

（吴貌貌季先生，缅甸）

避免核灾难的威胁，尽管人们作了各种努力，这一威胁仍在不断增长；因此，本会议的主要目标应是指向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如果我们在此议程项目3中设想的某些措施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谈论防止核战争，那么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核裁军以及全面禁试条约等的议程项目1和2进行的审议就涉及与防止核战争有关的整整一系列具体措施。而这同样很难设想，在实现全面禁止在一切环境中进行核试验爆炸之前就可以采取通向核裁军的有效步骤。

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处于中断状态，当前这种情况是与过去所做的一切努力相违背的，因为没有其他裁军问题象禁止核武器试验一样经过了这么多的讨论、辩论和谈判。自五十年代初期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是各种多边谈判，双边谈判及三边谈判的议题。国际社会对禁试问题的优先关注反映在大会自1951年将其作为单独项目处理以来通过的决议的数量中，如今这些决议的总数已超过40个，这一数字比就其他任何裁军项目通过的决议为多。

尽管在这一优先考虑的问题上做了这么多努力，迄今取得的成果只有20多年前缔结的部分禁试条约，这一条约至今仍和其字面意思一样，是部分禁试，而且还将继续如此，直到通过禁止在一切环境中试验核武器堵住漏洞为止。

部分禁试条约被认为是一项令人怀疑的裁军措施。因为它没有禁止试验和研制核弹头，从而使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军备竞赛方面的竞争得以继续进行。然而，部分禁试条约也有其积极方面，因为它是第一项世界范围的国际协定，并且证明一个事实，即裁军协定可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并促成进一步的协定。然而，条约几乎没有对两个超级大国进一步试验核武器造成任何限制，因为这两个国家在条约生效后比生效前进行了更多的试验。

所有国家都接受了全面禁试条约的有效核查制度的原则，因此我们似乎无需一再重复强调这一点。考虑到这一普遍性的承诺以及一些有资格的权威的证实，象过去多次说过的那样，似乎所有有关禁试核查的技术性方面都已明确了。现在，为拟定全面禁试条约所需要的是各国的政治意愿。联合国秘书长在1980年报告的前言中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其中指出："1972年我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的首次发言中就表示相信，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方面的问题都已经过彻底的探讨，要达成协议，唯一需要的就是政治决定。我现在仍持这一信念。"

（吴貌貌季先生，缅甸）

全面禁试被看作是通向制止核军备竞赛必不可少的第一个步骤，因为在核弹头质量方面的竞争被认为是这种竞赛的最能引起不稳定的因素。核武器发展的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核武器的继续研究和研制是一种自然发生的过程，应通过禁止所有核试验爆炸来加以控制。在对裁军措施作有效监督下的裁军协定的目标是在国际一级加强各国的安全。在总的方面对裁军措施有效的原则同样也应对全面核禁试有效。无疑，全面禁试条约在法律意义上不能看作是一种裁军措施，因为它不涉及削减军备。但是，在适用于军备限制措施的较为一般的意义上，它却是核裁军进程的有效的第一步。因为置于有效监督下的禁试条约将规定可增进各国安全的平等的、无差别的义务。多年来，人们是接受了这一原则的，因为主要核武器国家的传统态度就是根据这一原则进行谈判。再次承诺根据这一原则就禁试条约进行谈判可避免将谈判无限期拖延下去的可能性。

3月15日，会议收到了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第三份报告。我国代表团不打算就报告本身发表意见。不过，我们认为结合该专家小组正在取得的进展谈一谈本会议的工作是适当的。该小组是本会议的前身，裁军谈判委员会于1976年会议中设立的，其存在的时间比本会议长。特设科学小组的职权是审议并报告关于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以协助对全面禁试条约的核查。据此，在其前一阶段的工作中，该小组已制订了为促进国际合作和对全面禁试条约进行核查的全球性数据国际交换的基础。根据第三份报告，小组的工作已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正在拟订对全球系统进行综合实验性试验的详细初步计划。根据职权范围所明确规定的，特设小组在协助对全面禁试条约进行核查的方面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然而，本会议在拟定国际合作体制方面尚未开始实质性的工作。赋予特设科学小组前述职权范围的依据是，就检测地震事件的世界性系统的能力达成的一项广泛的协议。考虑到这一点，我国代表团认为，在科学小组进行其工作的同时，会议现在也正应当确定并拟订关于核查的国际合作措施的要点。为此，瑞典提出的关于禁止在任何环境中进行核试验爆炸的条约草案所附的第一号议定书可作为我们工作的基础。

为此，如果我们不想让当时的情况再次出现的话，我们可以回忆一下部分禁试条约签订后发展成的局势。如部分禁试条约设想的那样，关于全面禁试条约的会谈在前者生效后就恢复了。但代之而来的仅是集中对技术性问题的审议，而不是对谈判做出贡献。

（吴貌貌季先生，缅甸）

我们这个多边机构已存在了五年了，自创立以来，在试图设立关于核禁试的特设工作小组一事达成一致意见上，就花了三年时间，只是在1982年的会议期间，才得以设立了工作小组。绝大多数主张广泛谈判职权范围的成员国以妥协的精神同意了一个有限制的职权范围，希望这能成为进行谈判的初步进程。根据这一职权范围就核禁试条约进行的工作的实际经验表明，取得进一步的进展的前景渺茫。

去年，委员会四月份召开的第２０９次全体会议全过程以及其他一些会议都用来讨论关于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问题，其间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一些代表团一起表示，有必要修改职权范围以便能够进行谈判。尽管绝大多数代表团主张扩大职权范围，但工作小组仍在主席发言的基础上根据同一个职权范围进行工作，这是不符合应由委员会通过一商定文本的惯例的。

考虑到今年的进一步工作，我国代表团的意见是，对去年核禁试工作小组的报告作出评价应是一个出发点。正如报告中提到的那样，已提出了建议并向委员会提出了工作文件，但尚未能够进行有系统的讨论以就问题达成一种一致的态度，这归因于一个事实，即各代表团不愿意致力于一项妥协，这种妥协将要求有某种谈判进程，但这在无谈判职权下似乎是不可能的。

这一情况反映在报告的第十三段中，报告指出，工作小组仅能够一般性地认可核查制度的主要部分。必须指出，这一制度的要点原先就是十八国裁军委员会进行谈判的基本前提，而且也是三边报告中商定的结论。关于对核查制度要点的详细讨论未能商定解决任何问题的办法，因为小组的工作仅限于表达某些代表团或代表团集团各自的意见。我们可以同意如下代表团的意见，这些代表团指出，就讨论的范围而言，核禁试附属机构的职权范围尚不十分详尽。不过，代表团或代表团集团各自的意见只能用于在可开始谈判进程的职权范围内达成商定的结论。

今天上午，尊敬的斯里兰卡大使代表２１国集团介绍了一份关于核禁试特设附属机构职权范围草案的文件。我国代表团和本集团其他国家代表团一致支持本集团的这份文件，而我今天的发言也反映了我们对这份文件的支持。因此，我们谨对今天上午将此文件提交会议一事表示欢迎。

主席：感谢缅甸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尊敬的埃及代表阿法拉尔吉大使发言。

（阿法拉尔吉先生，埃及）

阿法拉尔吉先生（埃及）：主席先生，今天，我第一次在裁军谈判会议发言，请允许我表示为见到你在本月份指导会议的工作的喜悦心情。你是一位埃及人民与之有着热情和爱慕感情的联系的友好人民的代表。我们两国间的关系当前发展良好；你富有建设性地处理了过去一周中的工作，这证实了你所具有的经验和能力，你的能力给了工作以新的推动并解决了出现的许多问题。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主持了上个月会议工作的波兰大使图尔班斯基表示感谢，并赞赏他在上个月所取得的所有成果，这证实了他对问题有着十分深切的敏感性，也证实了他那无可估量的知识。

我还要向所有那些欢迎我加入到这个会议的圈子中的人表示感谢。我对他们的欢迎的直接反应就是愿意谋求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之间的合作，以便实现我们的目标的真诚愿望。同时，我也要反过来利用这个机会欢迎我们的新同事，即澳大利亚大使、比利时大使、加拿大大使、古巴大使、埃塞俄比亚大使、匈牙利大使、印度尼西亚大使以及斯里兰卡大使，并祝愿他们一切顺利。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在开始发言时将我的某些个人感情告诉你：这是一位新参加者的感情，他相信裁军事业及其必要性，而且他已为这一目标工作了多年。今天，我回来和你们一起重新努力，以实现裁军的目标，我怀着很多关注和不理解的心情：我对这个第一流的谈判讲坛所做的迟疑不前的努力感到关注，但又不理解导致这种失败的真实原因，甚至对此产生疑问。

自联合国大会于1959年11月20日通过第1378(XIV)号决议以来，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该文件申明“普遍和全面裁军”是世界面临的最重要问题。然而，尽管国际社会坚持不懈并不断敦促实现这一目标，尽管大会就裁军问题通过了大量的决议——仅上届会议就通过了六十个决议——这种情况既反映了一种消极的趋势，又反映出一种积极的趋势，尽管有所有这一切情况，事实却是，只取得了极小、极有限的成果，在大多数情况下从未超出过小规模的、局部的活动水平。

情况既然如此，难道我们没有权利想一想，是什么导致我们陷入了这一局面？难道没有权利共同面对这一局面，通过共同努力克服障碍并实现人类和平、安全与稳定的渴望？在这方面，人们常常提到“缺乏政治意愿”特别是提到大国缺乏政治意愿，它们在裁军方面负有主要责任，因为它们拥有庞大的军事武库。然而，如果我们接受这一事实，我们就相信，缺乏政治意愿只不过是总的国际关系中“缺乏信

（阿法拉尔吉先生，埃及）

任”的自然结果，尤其是大国关系中“缺乏信任”的自然结果。这些情况的后果就是，怀疑代替了信任，冷战代替了谅解，世界目睹了在国际关系中以武力为后盾的顽固政策，看到人们不尊重《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正是联合国组织的基石；世界也看到了犹如脱缰之马的军备竞赛和武库中武器的积累。

如果我们认识到国际气氛和裁军谈判之间既有联系又相互影响，因为国际生活的稳定必然为谈判产生较为有利的气氛，从而使裁军问题能取得进展，而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功随之也会反映在国际关系方面，稳定状况加强了。因此，似乎很清楚，极为重要的是恢复国际关系中失去的信任并谋求取得相互谅解和合作所需的所有保障；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国际法条例，必须明确地不侵犯别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必须尊重各国人民自由、独立和自决的权利，必须反对军备竞赛、反对加紧生产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真正威胁的毁灭性、破坏性武器。

对我们来说，1978年召开的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是指引我们的灯塔；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载有全面彻底裁军的原则和目标的综合设想，特别是文件第45段中规定，必须高度优先考虑核裁军。该次会议设立了裁军谈判委员会，即现在的裁军谈判会议，并赋予它作为唯一的国际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某些重要责任。今天，虽然自我们开始工作以来已过去了6年，我们仍无法实现我们的目标。也没有做出任何工作以实现第二次特别会议所阐述的国际社会的目标和希望。人们甚至会怀疑，这些目标和希望是否比六年前更加难于实现了？因此，一方面确实令人遗憾的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未取得任何具体成果就逝去了，另一方面我却希望至少裁军谈判会议在这一领域能够取得较多的成功。

核武器国家的责任——尤其是拥有最大核武库的两大国的责任——对实现核裁军具有首要意义。根据《不扩散条约》，这些国家承诺为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有效措施进行谈判。而无核武器国家则承诺不参加核俱乐部，也不谋求取得核武器；虽然后者尊重了自己的承诺，核武器国家却一直在继续在其武库中扩充大量的核武器，研制新型的武器，它们的军备开支达到了天文数字般的巨额。

今天在《不扩散条约》第三次审查会议筹备会议开幕前夕，我们有权问一下，所有这些承诺发生了什么情况？核武器国家打算什么时候才来尊重他们自己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及核裁军的承诺？

（阿法拉尔吉先生，埃及）

两年多以前，美苏在日内瓦开始进行关于欧洲中程核导弹和削减战略军备的谈判开始时，曾给人们带来了一线光明的希望。当时，埃及在一份正式公报中指出，埃及欢迎这些谈判，强调了这些谈判对埃及这样一个地中海国家，其安全与欧洲安全牢固联系在一起的重要性。公报还指出，“欧洲安全与稳定方面取得任何成果都会对中东国家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努力产生积极影响”。

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密切注视着这些谈判的进展。当这些谈判出现僵局时，我们感到十分关注；而当会谈宣布中断时，我们还表示了遗憾。在这方面我们唯一可以说的就是，我们希望这两个国家能尽快回到谈判桌旁，努力创造必要的气氛，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并就会谈的成功所必需的保证达成协议。

我们也认为，关于欧洲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和裁军的斯德哥尔摩会议以及几天前在维也纳恢复的相互均衡裁减部队的谈判将给我们带来希望并将证明（有关方面）有决心继续并深入进行对话。

一方面，如果我们对当前日内瓦谈判的状况表示遗憾，那么这也许会促使那些仍怀疑我们会议对核裁军进行审议的重要性的代表团重新检查它们的观点，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双边会谈中遇到的障碍与本会议是否审议核裁军问题之间是没有联系的。相反，裁军谈判会议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可能是对双边努力的一种建设性贡献，因为这种努力反映了大部分国家居民而不是谈判者的意见，而他们有权参加起草对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同样有效的决议和公约。实际上，在新德里举行的最近一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最后文件》中已提到了这一点，文件指出：“核武器不仅仅是一种战争武器，而且是一种大规模毁灭性的手段。因此不结盟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认为把所有各国的安全和人类的生存作为少数核武器国家安全利益的抵押品是不能接受的”。

因此，正值我们准备在一年半以后举行《不扩散条约》第三次审查会议时，我希望到那时我们不会处在今天这样的状态；为此，我恳请诸位真诚地加倍努力，以在这一领域取得具体的进展。

在这方面毫无成果地每过去一天就会增加进行核裁军的困难；如果不采取任何真正的措施去制止核军备竞赛而任其以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那么不要多久就无法

（阿法拉尔吉先生，埃及）

达到这一目标了。

我们都同意迫切需要停止核军备竞赛并进行核裁军，而实现这一目标需经过一系列重要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就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以及大会此后通过的一些决议始终强调这一问题的优先地位，这一问题虽然本身不是目标，但却是实现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一个必需而重要的步骤。

当裁军谈判委员会在一个职权范围受到限制的特设工作小组开始研究其议程上的第一个项目，即关于核禁试的项目时，我们曾确信该特设小组的任务因为与研究视察与监督措施有关，因而是临时性的，并且确信问题将被带到谈判阶段，以便草拟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的综合性公约。

然而，我们一方面认识到全面核武器禁试公约中应规定视察和监督措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我们却认为这些措施可与关于条约草案的其他问题一起加以研究。我们仍然希望能在本会议看到秘书长于1972年发言时提到的那种“政治意愿”，当时他说：“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方面的问题都已经过彻底的探讨，要达成最后协议，唯一需要的就是政治决定。”

无疑，关于地震事件特设专家小组的工作的结果—— 埃及曾派出一名专家出席该小组的第十三次会议—— 在这一领域是十分有用的。我们借此机会对特设小组通过并向会议提交的《第三份报告》表示满意的心情。我们希望该小组工作顺利。

防止核战争—— 作为一项紧迫措施—— 的问题在实现核裁军前具有首要的重要性。H．穆巴拉克总统1983年9月28日在联合国大会的致词强调了这一重要性。他说：“居于我们议程首位的就是消除核战争威胁的问题，我们应该集中注意这个问题。这样一场战争很可能毁灭人类文明及其自原始时代以来的一切成就。既不会有胜利者，也不会有失败者。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被同时抹杀一净。”

最近一次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决议时，其意图是要说明消除核战争危险是它的高度优先和最为紧迫的任务，说明保护人类使其免遭如此大规模的灾难是我们全体的共同责任。

这些决议，尤其是最近的第38/183号决议强调，裁军谈判会议应采取“切实

（阿法拉尔吉先生，埃及）

有效措施，防止核战争”，并要求会议作为一个最高优先事项在关于该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协助下进行谈判，以就这些措施达成协议。

显然，会议同意将防止核战争作为单独项目列入议程就反映了问题的重要性和优先地位。因此，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接受这一要求，并且负起我们的责任，立即进行谈判，为防止核战争确定必需的措施。就我国来说，我国重申我国在21国集团中采取的立场，这在CD/PV.341号文件中已提出来了。其中心思想就是认为必需设立一个附属机构，以便根据许多文件、倡议及研究结果以及已提出的或将来可能拟定的各种提案进行关于这一问题的工作。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现在换一个话题，进而谈一谈在实现核裁军之前应采取的紧急临时措施方面的问题。我想谈的就是保证不向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尤为关心这一问题，并且认为，只要核武器国家还拥有核武库，那么无核武器国家就有权取得关于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保证。

确实，不使用核武器的真正的、明确的保障完全有赖于实现核裁军。但是，上述保证，必须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暂时可以作为自愿宣布不取得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的合法的对应措施。

我们曾反复指出，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第255号决议作为保障是不充分的，正如我们已表明，除中国外，核武器国家所做的单方面宣布中包含的条件使这些宣布的内容形同虚设。我们希望，特设工作小组内迄无成果的努力终将导致就“准则”达成妥协，宣布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必要的保证的法律义务；为此，我们毫不怀疑地认为，不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是这一领域的一个建设性步骤。

虽然埃及认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进行核裁军的首要责任总的来说主要在于核武器国家，具体来说在于两个大国，但我们还是做了一切可能的努力，有效地和其他有关国家一起采取了国际社会确定的关于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措施。根据这一精神，埃及是首批签署了1968年《不扩散条约》的国家之一，并于1981年批准了这一条约。埃及还将其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

埃及所做的工作并没有到此为止。1974年，埃及还率先主张在世界上的一个

（阿法拉尔吉先生，埃及）

而且有爆炸性的重要地区，即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自那以来，埃及参与了大会随后通过的所有决议草案，最近的一份就是第38/64号决议。该决议特别促请该地区所有国家在无核武器区建立以前，不研制、生产、试验或用其他办法取得核武器或在各自领土上设置此种武器，并将其所有核活动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之下。

我们认为，该地区所有国家尊重这一决议的内容，并作出这样意思的声明，将这些声明按决议的要求交存安全理事会，这将是通向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的一个重大步骤。此外，如果核武器国家和所有其他国家不采取任何违反这一决议文字和精神的行动，并承诺协助建立这样的无核武器区，则将大大有助于在中东确立和平与安全。

如果大家都有探索外层空间并将其用于和平目的的平等权利，并且有利用这种探索的取得的好处来促进福利的共同利益，那么他们也有权象他们期望得到人类发展到空间的利益一样，深切关注在外层空间部署武器方面，各国，尤其是拥有尖端技术手段的国家日益加剧的竞争。

有人认为这种竞争尚未开始，不管这种说法对否，连最乐观的科学家都说，他们不怀疑当今世界已经到了危难时代的边缘，军事预算在空间计划和研究方面不断加码，并且统计数字也表明十个航天器中有八个是核力量或常规力量的一部分，这些都强烈地证实了上述看法。

今天，外层空间的军事化已不再局限于军备竞赛的质量方面的发展，它还有助于精心搞出一套新的军事理论，这些理论考虑到在未来的战争中使用外层空间的可能性。外层空间军事化的政策如今已超出了部署旨在攻击敌人卫星的导弹的界限，达到了用卫星支援地面部队的地步。似乎人类并不满足于地球上已积聚的毁灭性、灾难性的军备，这些军备足可将世界毁灭多次，而还需要用外层空间来建立新的毁灭性系统。

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第二届探索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强调了这一情况的严重性并指出，军备竞赛向外层空间的延伸将是引起国际社会深切关注的一个根源。会议呼吁所有国家，尤其是拥有较大的空间能力的国家积极为防止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而做出贡献，并且不要采取任何违反这一目标的行动。会议还

（阿法拉尔吉先生，埃及）

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即现在的裁军谈判会议优先处理这一问题。

此后，联合国大会第38/70号决议重申应将外层空间专用于和平目的。决议强调："国际社会应采取进一步的有效措施以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并呼吁所有国家，尤其是拥有较大的空间能力的国家"对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目标作出积极贡献，并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采取急切的措施"。决议还要求裁军谈判会议为此问题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埃及意识到如果世界投入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将会产生的灾难性后果，我国从一开始就敦促并恳请国际社会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制止一切使外层空间军事化的企图并确保将外层空间专用于和平目的。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尝试遭到某些国家的激烈反对，它们声称，委员会没有资格处理这一问题，而裁军谈判会议才是唯一有权这样做的机构。

大家都清楚的是，虽然这一项目列入了议程，但会议从未在这一问题上做过任何认真的工作，而且尽管在原则上同意设立工作小组，但因为无法就其职权范围的适当方案达成协议，设立工作小组的努力都白费了。

我们都同意，要同时说两种语言是无法想象的，而且，要我们的会议再等待下去，不对反映在上届大会中的整个国际社会的愿望作出反应，这也是不可想象的。

埃及参加的21国集团在第CD/329/Rev.1号文件中强调了设立一附属机构以就旨在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达成一项或多项协定进行谈判的重要性，事实上，这是联合国组织147个会员国的愿望，因为这些国家都自愿地通过了上届联合国大会的决议。

我们深感关切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缺乏成果，并担心某一天人类会后悔探索了外层空间，而人类原先是把它视作辉煌业绩予以欢呼的，将繁荣的梦想寄托在这上面，从来没有认为它会成为灾难力量的一个新方面。

主席先生，在结束发言前，请允许我对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在我的同事和朋友瑞典大使R．厄克于斯主持下恢复了工作表示高兴的心情。我毫不怀疑该委员会的工作在当前阶段是尤为重要的，该委员会将成功地克服面临的一切障碍并最终能够为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草案的商定的内容草拟出适当的方案。

我感到高兴的是，美国作了一个令人鼓舞的声明，表示不久将在这方面提出一

（阿法拉尔吉先生，埃及）

份条约草案，而苏联代表团也采取了一个积极的步骤，将接受国际视察员常驻化学武器储存销毁的设施处，我希望这些建设性的主动行动能产生推动特设委员会工作的作用，使之能够达到我们长期盼望的目标，即拟订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条约草案。

主席：感谢埃及代表对我国及会议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韦格纳大使发言。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这是我在你任主席期间第一次发言。对我来说，这是表达我国代表团见到你任这一重要职务的愉快心情的令人欢迎的机会。在你当前的职务中，你表现出了你那使我们两国政府—— 尤其是使我们的两位现任外交部长—— 甚至在困难和紧张时期也能维持工作关系的那种同样的谅解和公允的品质以及对话才能。

我们本周的全体会议专门讨论议程项目6，“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我们已将这一复杂的说法简缩为“消极安全保证”。议程项目6是我们内容很多的工作任务中单独的一个部分，但是它与议程项目3，防止战争，尤其是防止核战争的关系是很明显的。因此，我国代表团在第CD/357号工作文件中将消极安全保证列为要求各国对防止战争做出有意义贡献的领域之一。作为赞成去年的联大第38/68号决议的代表团之一，我谨借此机会强调，我们继续关心这一问题。我国代表团希望大家为专为寻求共同方法或共同方案的谈判积极作出新的努力，使其体现在今后的具有适当约束性质的完整的文件中。我们认为，第38/68号决议可以说是为这种新的一轮谈判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出发点。我们有理由预测，当前的政治事态本身虽然是令人遗憾的，但却会有助于我们为寻求共同方案或共同方法的新努力。联大第38/67号决议的主要拟订者是华沙条约组织的一个成员国，这份决议中仍然宣扬一种观点，即消极安全保证作为一个优先事项应与放弃了核选择的、并且不允许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联系起来，决议重申了华沙条约国家的观点：不部署核武器应成为检验是否可取得消极安全保证的标准。同时华沙条约的其他成员国却公开宣布它们正在其领土上设置核武器，而且说不定已进而大量部署新的核武器系统。因此我们可以推定，华沙条约国家通过有效的行动已经从它们的消极安全保证先决条件清单上取消了不设置的标准。我可以肯定，当重新设立的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委员会开始工作时，这种情况将有助于我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们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

正当会议仍在探索处理关于防止核战争的议程项目3的适当工作形式时我国代表团希望这一努力近几天内就可获得成功，下星期一在日内瓦又将发生一个与防止战争，特别是防止核战争直接有关的事件。不扩散条约第3次审查会议筹备委员会即将举行其第一届会议。尊敬的埃及代表刚才提到了这一点。这无疑将要求我们在本会议中的许多人代表他们各自的国家出席这一会议。筹备委员会的首届会议本身可能只具有有限的新闻价值。然而，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在不扩散条约第三次审查会议筹备工作开始进行时，发现它们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此，我打算简单地谈一谈不扩散条约及有效的不扩散制度的意义。我要重提一下，我国代表团（还是在第CD/357号工作文件中）已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即在防止核战争方面，核不扩散的有效政策和其他战略一起，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即将到来的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筹备工作开始时，人们将清楚地注意到一个遗憾的事实，即国际社会的某些重要的、有着良好意愿的国家尚认为自己不宜在条约上签字。在某些情况下，正是这些极为义正辞严地谴责核武器的国家，因而却没有利用不扩散条约的潜力去限制这种武器的进一步扩散。我国代表团希望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及其筹备工作过程能使更多的国家认识到，现有的几个核武器国家以外的国家取得核武器对国际社会的任何成员都是不利的；而且事实上，取得这种武器的任何企图将造成使我们大家都受害的引起不稳定的严重的影响，更不要说真的取得核武库的情况了。我们自己参加不扩散条约审查工作将使我们经常有机会呼吁所有未成为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的国家都来参加这一条约，从而使条约能够普遍适用。我国政府在这样强调了横向不扩散核武器的高度价值时，也清楚地认识到横向和纵向不扩散的关系。正是考虑到应控制扩散的这两个表现形势，我国政府才认为1985年审查会议能取得积极的成果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种成果将在条约剩下的有效期内并在进一步暂时延长后使条约产生更大的力量。

有两个问题很可能成为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的辩论中心，这两个问题都与本会议有着直接联系：核裁军以及全面禁试条约的前景。显然，条约第五段中关于核裁军的义务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不扩散条约是主要核武器国家在法律上承诺进行核裁军的唯一现有国际文件，这就是说它们承诺诚意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谈判。当前，一个主要核武器国家单方面地离开了两个专门讨论核裁军的关键性谈判讲坛的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谈判桌，它表示不愿意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回到这些谈判中来。因此这种情况显然是与不扩散条约的规定不一致的；如果这种不幸的局面到审查不扩散条约之时或在筹备阶段对不扩散条约的条款进行实质性审议期间仍然占主导地位，条约缔约国届时就只能将其提出来供审查。它们，即缔约国，当然具有法律地位援引核武器国家根据第六条应作的承诺，而其他的那些非缔约国则没有这种资格。那些尚在不扩散条约缔约国之外的国家在权衡要求它们参加的呼吁时当然不应忽视这一简单事实。

另一个主要的裁军问题，即全面禁试条约，正如不扩散条约序言部分提到的那样，也具有同等的意义。我国政府极为重视尽早订立全面禁试条约；我国领导人曾利用每一个重大的机会公开表明这一意见。我们认为，全面禁试条约是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的责任和义务之间平衡的一个基本要素。

同时，我们强烈地认为 —— 我们也知道本会议同意这一观点 —— 核禁试条约的关键部分是拟订能使有关缔约国感到放心，认为规避条约的企图不会不被察觉的核查和遵守制度。这是我们关于核试验的附属机构的现有职权范围的理论依据。从我国代表团的角度看，从充分地解决核查问题 —— 既从其技术方面，又从其政治体制方面解决 —— 进而进行全面的条约谈判，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去年虽然促进了核禁试工作小组的工作，但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仍未对固有的问题进行全面审议。但这一任务仍然很突出，我国代表团希望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工作能够加速进行，讨论能进行得内容更充实、更全面些。对这一任务所选用的工作形式当然应与去年的相似，但所有参加者如能对达成一个修改了的职权范围方面表现出灵活性，则将有于这一工作产生一个朝前看的前景，会议在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的筹备阶段开始时的确应在核试验问题上表现出一种不断前进的工作进程。

我们都确信，即核禁试条约的核查既是在技术上很复杂的，又是十分重要的。这一信念也是我们在设立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及其工作方面的主导意见。这一小组刚提交了它的第三份报告。我知道，主席先生，你的计划是将报告放到稍晚些时候来讨论，但是，请允许我先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哪怕时机尚不成熟也罢。我打算介绍一下关于“地震事件记录技术新发展的各方面情况”的工作文件（CD/491号），从而使我们将要对专家们的第三份报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告进行以及他们今后工作的前景的辩论内容更丰富些。

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对地震专家小组的十分全面、精心拟出的第三份报告感到满意，也对该小组在其主席，达尔曼博士十分胜任有效的指导下取得的实质性进展感到满意。我国代表团还满意地注意到旨在证实设想中的全球系统某些部分的运行能力的有限试验活动的计划。虽然试验将仅利用一级数据作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传送之用，但由于增加各集团参加实验的国家数量，并且由于该项试验是综合性的，可在实现全面禁试条约核查制度方面取得真正的、有意义的进展。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并为了进一步推进我们在拟订全面核禁试条约的道路上的进展，今天我要向各位同事介绍一下前面提到的那份工作文件供参考。文件已在特设地震专家小组最近的会议上散发，但未对其进行充分的讨论；而且事实上文件也超越了地震专家小组目前的较为技术性的职权范围，为未来的全球地震台网开辟了更广泛的前景。请允许我回顾一下，在地震专家小组的第一份报告—— CCD/558号文件—— 中就提出了这种全球系统的最为先进的模型，当时用了一个颇具未来派味道的名称叫地震台网Ⅲ。之所以说它有未来派味道，是因为当时这一模型仅提出了假设的系统的概况。由于电子仪器、计算机技术和电信方面的发展，地震台网Ⅲ如今已成了一个明确的、具体的可能性。我国代表团的工作文件不仅谈到地震台网Ⅲ，还增加了新的组成部分，为全球地震台网提供了一个更为先进的轮廓。因此，将这一先进的模式定名为“地震台网Ⅳ”可能不会显得过于自负。在我们向诸位提出这份文件并请求将其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CD/491号散发的时候，我特别要请诸位注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所做的努力，即在钻孔中装置地震仪以改善地震台站在噪声条件不利的地区的检测能力。关于将小型台阵中的装置在钻孔中的台站网的组成部分的设想对于有关地区的区域性及局部事件的有效监测来说是很有前途的。这一模型使我们可以考虑建立在记录和分析地震数据方面高度自动化的综合性的，设备齐全的“黑盒”系统。不过，请允许我强调一下，在模型中引入一些具有十分先进的特性的东西，不可能给未来的全面禁试条约缔约国增加一个过份的技术负担，这在事实上将使监测台网更为易于管理，易于操作。如果在即将对地震专家的第三份报告进行的辩论中各代表团认为适于把这份工作文件也列为它们研究和分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析的对象，我将感到十分高兴。

我今天谈到的两个问题都属于一个更广泛的标题，即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请允许我谈一谈同一问题领域的另一个更为基本的方面，并请允许我从最近在全体会议上听到的发言中特别提到一个具体的发言。我这里指的是我尊敬的邻座，匈牙利大使梅斯泰3月15日的发言。他在发言中专门谈了使用，首先使用、第二使用核武器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虽然我必然不同意他提出的许多论点，但是我还是要赞赏他提出自己观点的那种辩论性的，详尽的方式。他的发言是一种可使我们提高辩论水平的发言，有助于我们公正对待防止战争的议题的关键性意义，而不论我们的意见如何分歧。显然，梅斯泰大使的发言提出的问题比回答的多。其中有关于不使用核武器的概念、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概念以及（如果接受的话）第二使用核武器的概念之间在逻辑上的一致性的问题。还有一些问题涉及到那些公布的政策与自己的军事理论、军队结构、指挥系统、全面能力以及正在进行的军备采购情况不符的国家所做的和所宣传的关于不首先使用的承诺的可信性。有的问题涉及《联合国宪章》第2条及第51条的范围，有的涉及常规冲突与核冲突的界限以及预先区分此种冲突的可能性；总之，这些问题中法律方面的意见和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纠缠在一起。换言之，梅斯泰大使提出了一些法律方面的论点，从而把关于防止战争的任务的整整一系列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一定会和他一起深入讨论所有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与我们工作的中心问题十分有关系。我期待着无论是在全体会议还是—— 最好—— 在可望即将为审议议程项目3而确立的特殊工作机构中，陆续谈到他提出的许多问题。

谢谢主席先生。

主席：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们两国关系和对会议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尊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V·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今天，苏联代表团将作一简短发言，谈一谈关于就本会议议程中的优先项目之一—— 禁止化学武器—— 进行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谈判的状况问题。首先，我要回顾一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K·U·契尔年科1984年3月2日在莫斯科市向选民做的演说中强调，使人类从使用化学武器的可能性中解脱出来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苏联根据其主张全面坚决销毁化学武器的一贯政策，今年也提出了一系列提案。其中一项涉及对在一特定设施中销毁化学武器储存进行监测，另一项是由苏联代表团最近在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中提出的、涉及根据质疑进行现场国际核查问题。我们的提案在会议中得到了积极的评价。

在本届会议期间，其他一些代表团也就有关未来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各种问题提出了一些提案，我们认为这些提案可能有助于确保在拟订公约方面取得进一步的进展。这里，我们特别想到的是，南斯拉夫、中国、瑞典、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合王国及另一些国家的提案。

因此，总的来说，向解决国际社会委托给会议的重要任务迅速前进的基础已经有了。在前面提到的演说中，K·U·契尔年科说，解决全面彻底禁止化学武器问题的先决条件已开始出现，这并不是巧合。

在各种场合，人们都表示希望，而且，在本会议厅，几乎所有的会议成员国的代表也表示希望关于该问题的谈判将是认真的、建设性的。然而，今天在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中的情况却使人有理由感到严重关注。

离春季会议结束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而我们却实际上并没有开始执行特设委员会的新职权范围中规定的任务，即“开始充分、全面地进行谈判……研究并制订出公约，但不是最后文本的草拟工作”。显然无需指出，我们把一周又一周的精力花费在克服各种人为的组织安排方面的困难上了。我们不打算把开始有效工作的拖延归咎于现任委员会主席厄克于斯大使在组织安排方面的活动。我们只是希望他还可以更好地利用一下主席的特权。问题在于什么呢？显然，祸害之源在于一个事实，即有人竭力阻止该机构的工作并且阻挠谈判机构充分发动起来。

我们已经提到过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珀尔先生的一次很有启发性的发言，正如美国报刊所说，他对美国政府在日内瓦谈判中的代表规定了一个十分强硬的立场。

从一些其他报导也可清楚地看出，华盛顿的一些政府要员对谈判的前景正在播下悲观的种子，正在粗暴歪曲苏联对于监测问题的观点——从美国驻日内瓦代表处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每月发布的公报的材料中特别可以看出这一点 —— 并且，其处理该问题的方式是为大量拨款创造气氛，以补充美国的化学武库。

因此，当美国代表团见到以“公约各缔约国……”开头的文件而变得十分过敏时，人们就不会感到惊讶了。总的来说美国代表团反对拟订案文，尽管这是我们职权范围直接规定了的。它认为它的任务只是造成延误。

在本会议厅内外人们对美国将要提交的一份草案谈了很多。许多代表团都对美国要提出一份草案的意图不断表现出很热中。美国报刊上越来越频繁地报道关于这一草案的内容。坦率地说，这些报道使我们感到关注。4月2日出刊的《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的作者谈论了美国草案中关于监测的各项条款，引用权威方面的话写道：“总的来看，这些条款将迫使莫斯科允许外国视察员严格视察苏联的整个化学工业并进入军事基地了解情况。没有人认为苏联会接受这一想法 —— 因此全面禁止化学战还是一件十分遥远的事”。

尊敬的代表们，这就是对禁止化学武器委员会工作陷入僵局的原因的问题的答案，也是对会议在这一问题上的谈判前景的答案，同时，也说明了经广为宣传的美国草案中等待我们是什么。因此，美国的公约草案虽然尚未见到天日，客观上已经要被转变为谈判的制动器了。我们认为有必要就此问题说明我们的观点。

主席：感谢苏联代表的发言。现在请尊敬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卡泽米·卡米亚布大使发言。

卡泽米·卡米亚布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我真诚地祝贺你当选为主席，并向你保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将支持你履行职责并与你合作。事实上，我国政府极为重视使贵国政府联系于裁军领域的纽带，你在本 讲坛处理这些问题的技巧和外交方式使你成为这一领域的一位称职的代表。

此外，我国代表团对图尔班斯基大使在本会议第一个月份所做的工作深表赞赏。由于他不懈的努力和毫无疑问的正直态度，他任主席一职有助于他任职期间取得的成果。

（卡泽米·卡米亚布先生，伊朗）

最后，我对现在称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未来的讨论情况感到乐观，并欢迎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及斯里兰卡的新大使们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在今天的发言中将谈一谈会议议程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项目。这一项目由于其对维护及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无可置疑的意义而被恰当地赋予高度优先地位。这就是关于化学武器的项目。

化学武器作为大规模毁灭性手段的时代实际上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使用的是用普通的储罐释放的氯气以及光气，即一种仅对呼吸道有毒性作用的窒息性气体。当时也曾使用过的芥子气如今似乎已成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这种气体采用的是BIS—42 CHLORETHYL SULPHIDE 化学剂，对人体造成极大伤害并常导致痛苦的死亡。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结果，一些远期作用包括因接触化学剂而造成的慢性病、直接接触化学剂而对人体造成的延发作用、产生传染病的新病以及因生态变化而产生的后果等。延发作用包括致癌作用，因为芥子气和一些其他物剂是人们知道可致癌的烷基化的物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过毒气危害的人的癌症发病率，尤其是呼吸道方面的癌症发病率大有增加。某些化学剂可对发育中的胎儿造成危害，也可因破坏人体染色体而造成变异。

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未发现植物杀伤剂对环境有何远期后果，但存在着一种危险，即植物杀伤剂可对植物群造成损害，致使大大改变动物种类，使其繁衍并可造成对人有害的疾病载体动物的繁殖。同样，生产出的食物的数量和质量也会受到影响。而心理影响则难以估计。

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严格禁止使用所有这些化学战剂，无论其为致死性的或仅仅是失能性的。这一议定书是人们经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恐怖之后产生的结果。它反映了武器冲突法的基本精神：如无法完全禁止战争，则必须对其野蛮性有所限制。约有１００多个国家签署了上述协定，其中伊拉克是于1931年签署的。这是第一项禁止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协定。联合国大会1972年通过的公约以及第３７届大会于1982年１２月通过的37/98号决议都重申了这一议定书。

（卡泽米·卡米亚布先生，伊朗）

在进行强加于我们的战争一开始，我们就力图使国际社会注意一个事实，即姑息政策是不会有结果的。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0年的会议上，我们曾请委员会注意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但是没有人愿意听。所有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我们都通知了有关机构，但我们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当然，这并不是伊拉克第一次对一个民族使用化学武器。例如，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调查报告第一卷第１６５页的记载，伊拉克在1965年就对当地的库尔德族人使用了化学武器。

1984年2月１６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在一项发言中以无可辩驳的证据再一次提请裁军谈判会议注意有系统地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就在我们提请联合国秘书长对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进行调查并在裁军谈判会议发表讲话后不久，伊拉克在空前的规模上使用了化学武器，结果受害人数达２０００以上，其中有些人正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一些其他国家受到治疗，而另一些则已经死亡。1984年3月９日和１７日，伊拉克又在马杰农岛和乔菲尔地区大规模使用了化学武器，造成许多战斗人员受伤。受伤者的症状有恶心、流泪、呼吸道疾病以及眩晕。受害者均已送入医院。

最近，比利时的一个有声望的实验室发表了它对伊朗战争受害者的调查结果，报告说，伤害是由于使用了含有YPERITE（芥子气）和MYCOTOXINS（黄雨的构成物）的气体所致。

治疗伊朗作战人员的几个国家的医疗当局报告说，伤害是化学武器造成的；外国独立的报刊的报道也一再证实了这一事实。

1984年3月7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布的第1481号新闻也证实伊拉克使用了化学武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观察到所有伤员的共同症状为大面积表皮灼伤（一度及二度），严重呼吸障碍，角膜炎，似乎正在好转。但某些病人的临床进展情况表明，在受害后第八天，出现了严重的血液成份方面的问题，白血球数量大大减少。这些问题与呼吸及肾脏功能损害联系在一起，致使一些病人死亡，其中二人是在代表在场时死亡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除与有关方面采取的步骤外，坚持下面这个事实，即在战场上使用毒素物质是与尊重人道主义的原则不相容的，是违反武装冲突法和公认

（卡泽米·卡米亚布先生，伊朗）

的习惯法的。”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请求，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从人道主义的精神出发，决定对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问题进行调查，并据此派出了一个由四位著名的专家组成的小组前往伊朗进行事实调查。

这四位专家的人选均系根据其在化学战方面的专门知识而确定的。他们前往伊朗西部靠近阿瓦士的作战前线并检验了渗有化学物质的土壤样品。他们还对阿瓦士及德黑兰医院中的病人做了检查，并前往德黑兰的验尸所停尸室作了检验。

专家们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回去后，于1984年3月21日向秘书长递交了一份联合报告，一致认为伊拉克在对伊朗的战争中使用了芥子气和塔崩神经剂。

秘书长在向安全理事会转交专家的报告供其参考时，对伊拉克政权使用化学武器的行径表示了反对和谴责。（1984年3月26日第6／16433号文件）

该报告是由瑞典的G．安德森博士、西班牙的曼努埃尔·多明格斯博士、澳大利亚的P．邓恩博士和瑞士的U．伊默贝尔斯特格博士签署的。

我国代表团感到关注，是因为裁军谈判会议在得悉发生的公然违反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事之后普遍所作的消极反应。

这事不仅仅关系到一些无辜的伊朗人乃至单单关系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而是关系到它对人类的共同良心造成的伤害。当代文明人类社会不能够也不应该容忍这种罪行。

除了为数很少的一些代表团同意我们的观点——我们感谢这些代表团，感谢他们对最近发生的非人道的使用化学武器的行径表现出关注并加以谴责——会议没有做出任何积极的反应。

当然，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观点来看，这种消极的反应是极为令人失望的，从进行强加于我国的战争一开始，我们就面临这样的局面了。

不幸的是，国际社会对伊拉克1980年9月22日发动的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公然的侵略没有采取一种坚定的立场。国际社会缺乏这种政治意愿的情况反映在1980年9月28日的安全理事会第279(1980)号决议中。与该机构的确立的先例相反，该决议中未提及将部队撤至国际边界。这种情况致使伊拉克政权当时的外交部长哈玛迪声称，自1975年《阿尔及利亚条约》废除以后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即不在存在国际边界，因此双方部队的实际部署情况就成了两国之间的国际边界，伊

（卡泽米·卡米亚布先生，伊朗）

朗没有理由谈论侵略一词。（哈玛迪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件——1980年10月24日第3／14236号文件）

在强加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战争进行的42个月中，人人都很了解伊朗城市遭受到的蹂躏以及居民区的平民遭受到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系统的轰炸，有时远离作战地区达400公里的地方也遭到这样的轰炸。

对不设防的伊朗城市系统地进行了130次导弹袭击、数百次空袭以及数千次炮击，造成平民牺牲人数达5，000人，受伤者达30，000人。1983年6月20日联合国事实调查团第5／15834号报告就是对伊拉克统治者所犯下的部分战争罪行的明证。

仅仅在最近的40天内，因受使用化学武器之害而死伤的人数超过了2，000人。但是，正如诸位所目睹的，尽管有证据表明使用了化学武器，但会议总的来说对违反1925年议定书的情况并没有作出应有的负责任的反应。一些政府对待秘书长派去调查遭到军事攻击的居民区受害情况的调查团的第一份报告也表现出同样的态度，致使伊拉克敢于在空前规模上使用化学武器。由一个国际组织采取的调查使用化学武器的步骤在本世纪还是独一无二的，各国政府对联合国这次的调查结果的反应将决定这份报告是成为制止进一步违约的威慑力量还是成为允许进一步违约的绿灯。

历史是清楚的。未来将作证，那些强烈呼吁并鼓吹裁军的国家是如何在一个弱国使用了甚至是遭禁止的武器之后仍保持沉默的。

我们希望世界上所有负责任的国家，无论其政治倾向及派别如何，无论是结盟的还是不结盟的，中立的还是超级大国，都能摆脱各自倾向的束缚，站出来用最强烈的语言谴责并斥责任何违反国际法和议定书，从而危及人类生存本身的行为；应真正珍视人道主义原则和理想。否则，违约者手中的武器，无论是核武器还是化学武器，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我真诚地希望目前已在本讲坛进行制订中的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能够尽早完成，并希望这一公约能充分有效，结出果实。我认为，本会议及其他有关机构对有的国家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使用化学武器一事所采取的立场将在事实上表明对正在制订的公约所持的真诚程度和责任感，并将成为决定其今后地位和能力的一个极好的标准。

据我的理解，审查秘书长派往调查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使用化学武器的调查团

（卡泽米·卡米亚布先生，伊朗）

的工作将大大有助于本会议的工作。我想请你，主席先生，将裁军谈判会议的一次会议用于审查该调查团的报告。

我谨借此机会提出一份关于一般性条款的工作文件，CD/484号。我们认为这一文件对于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审议工作是具有根本意义的。

这些条款涉及根据公约应承担的双重责任和保留及例外的问题以及关于消除储存和设施应定的期限的规则。另一条款涉及防护方面的国际合作问题以及缔约国商定把使用化学武器视为战争罪行的问题。

我们希望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能得出建设性的结果，并希望所有代表团充分考虑我们的提案。

主席：感谢伊朗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现在是1时10分，还有两位代表未发言。如果诸位同意，我们打算会议到1时半结束，这样今天下午就不必另外开会了。现在请尊敬的南斯拉夫代表维达斯大使发言。

维达斯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今天，我要谈一谈议程项目5，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在此之前，我要和你一样，热烈欢迎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瑞典代表团前任团长I．图尔森夫人。南斯拉夫代表团过去曾与她进行过极有成果的合作。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因为自从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入外空，从而开创了“空间时代”以来，并考虑到自那时以来空间技术的迅猛发展，在外层空间可能进行军备竞赛的固有危险就成了日益引起关注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层空间可能的军备竞赛变成了真正的军备竞赛，由于这一情况及其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世界整个的安全的深远影响，这一关注更深切了。

虽然外层空间相对来说是人类活动的一个新领域，但迄今已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开辟了以前无法设想的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可能性。空间技术成就在和平用途方面的实际而极为有益的运用，举例说明，有电信、导航、气象预报及地球资源探测等。不幸的是，有许多成就——其中一些仍在发展中——除可用于和平用途外，和那些专设计用于军事进攻用途的技术一样，也会具有造成不稳定的作用。

（维达斯先生，南斯拉夫）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成了联合国大会不断关注的问题，大会于1959年设立了一个常设机构，即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多年来，由于该机构的工作以及其他谈判讲坛的工作的结果，就有关军事利用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订立了一系列文件，如1963年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及水下试验核武器的条约，该条约除其他内容外，防止了在外层空间试验核武器。1967年，又取得了一个进一步的成果，拟订了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的原则，载于以同一内容为标题的一份条约中。关于援救宇宙飞行员、送回宇宙飞行员和送回射入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协定（1968年）；关于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的公约（1972年）；以及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1976年）都是对与人类在外层空间的活动有关的某些重要问题作了规定的协定。这些协定中最近的一个是联合国大会于1979年通过并开放供签署和批准的，这一协定就是关于各国在月球及其他天体上的活动的协定。该协定比1967年条约更为详尽地拟定了各国确保月球及太阳系中，除地球外的其他天体专用于和平用途的义务。

联合国到目前为止已发起了两次关于探索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会议。第二次会议（UNISPACE 82）于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主要讨论未来的发展——包括诸如外空运输系统、外空制造及外空太阳能电站等——和这些发展对国际合作的潜在利益以及这些活动可能引起的危险等。但是，这个问题的军事方面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虽然会议在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上的权限问题并没有得到所有与会国的同意，但会议还是对其报告中的三个有关段落进行了审查并通过了这三个段落，这些段落总的来说承认军备竞赛向外层空间扩展会造成的严重危险，并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拥有主要空间能力的国家”积极为防止出现这种后果而做出贡献。会议还呼吁所有国家加入外空条约并严格遵守其字面意义和精神实质，并强烈建议联合国有关机构——特别是大会和裁军谈判委员会——适当注意人们对此问题表示的严重关注并赋予其高度优先地位。

为继续其活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法律小组委员会——该小组委员会现正在日内瓦举行其第二十三届会议——正在审议三个重要项目：

拟订以外空向地球进行遥感的法律意义的原则草案。这与用装置在飞机或航天器上的遥感器探测和分析地球资源有关；

外层空间及地球静止轨道的定义和／或定界；以及

（维达斯先生，南斯拉夫）

审议对有关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国际法准则，即关于载有核动力源的航天器发生故障时进行通知的程序问题，加以补充的可能性。

我提到所有这些与联合国有关的活动以及现有的国际协定，只是为了指出，即使是外层空间中的关系这样极为复杂的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我特别想到的是，请大家注意到问题的紧迫性以及在解决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有关的问题方面存在的差距，并注意到将外层空间变为武装冲突的场所的危险。

据估计，所有空间活动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是与军事有关的。几乎没有一天报刊上不登出某些关于试验用于外层空间的武器的或关于研制这些武器的近期计划的新消息。虽然报刊上发表的消息并不总是可以认为可靠的，特别是涉及军事研究或军事计划时更是如此，但我们作为一个无法从其他来源得到情报的谈判讲坛，应感谢报刊不时地给我们提供这种情报，这种情报足以为警告提供背景，从而证实一句老话：有烟之处必有火。

审议与将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有关的问题是属于裁军谈判会议职权范围以内的事。但不幸的是，会议连解决这些问题的第一步也尚未迈出，这第一步就是根据大会第３８／７０号决议的要求，设立一工作机构“以便为缔结一项或在适当时缔结多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一切方面的协定进行谈判”。虽然大会设立的委员会和本会议的许多成员国做了很大努力要使这一问题开始得到处理，但会议却从对附属机构的职权范围的不同观点出发，浪费了许多精力去协调关于附属工作机构职权的不同意见。

我们在３月２２日的会议上曾听取了两个关于外空的重要发言。其中一个发言是尊敬的苏联代表Ｖ．伊斯拉耶利安大使所做的。他在发言中提出了苏联政府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并同时提交了一份关于禁止在外层空间并从空间向地球使用武力的条约草案文本。我们认为这一文本值得引起注意，因为除其他内容外，文本建议了解决在外层空间使用武力的问题的办法，其中包括禁止反卫星系统。而在评价伊斯拉耶利安大使所提的提案时不应忽视的是，苏联愿意就草案文本进行谈判，并表示准备就反卫星系统另开谈判并恢复与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双边谈判。我们认为这种愿就外层空间问题进行谈判的诚意表示在当前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在此时刻关于削减军备和裁军的一些主要问题的其他谈判渠道已经关闭了。

（维达斯先生，南斯拉夫）

尊敬的瑞典大使R．厄克于斯先生的发言十分详实地分析了用于军事目的的现有的空间系统，这种分析的方式几乎已是十分完善。他还请大家注意现有的关于外空的协定中载有的解决办法，并就如何补充及使其完备列出了一些建议。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对待工作应采取的态度，而不是在工作机构的职权范围这种人为的问题上浪费时间。

除这些提案外，过去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的还有另外一些有用的文件，其中我想提一下加拿大代表团提出的题为“军备控制和外层空间”的第CD/320文件；法国代表团提出的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第CD/375号文件。在这方面还值得重提一下早些时候法国提出的关于设立国际卫星监测机构的提案和秘书长提出的题为“关于设立国际卫星监测机构意义的研究”的报告。3月27日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意大利大使、阿根廷大使在会议上的发言以及今天尊敬的斯里兰卡大使在会议上的发言也提出了一些有用的建议。

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我没有提到的提案构成了开始进行涉及范围广泛的问题的谈判的坚实基础。我们认为，应在这方面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我们并不想定出什么优先顺序，但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尊敬的瑞典大使的建议精神，对迄今为止尚未为现有国际法律文件涉及的一些领域及活动加以确定。还有必要在现有提案的基础上拟订一个裁军谈判会议职权范围内的工作计划，也就是说附属工作机构职权内的工作计划，这一工作机构应尽早设立起来。外层空间附属工作机构的工作计划就应当是该机构的职权范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切实地履行赋予会议的谈判职责。然而，应提请注意，会议已完成了今年第二个月份的工作，而这段时间内，所设立的特设委员会中只有一个是在积极地工作着，这就是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有谁能使一般的公众相信，裁军谈判会议之所以无法进行谈判只是因为各代表团不能就各工作机构的职权范围达成协议？我们对此表示怀疑。

主席先生，在结束发言前，我想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真诚地赞赏你在本月份干练地指导了会议的工作。你的外交才干和经验大大有助于我们会议面临的某些组织方面的问题的成功解决。谢谢主席先生。

主席：感谢南斯拉夫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今天登记发言的代表都发了言。还有其他代表团要发言吗？现在请尊敬的美国代表发言。

（克莱因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克莱因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谢谢你，主席先生。我只想对伊斯拉耶利安大使今天上午的发言作一简短的答复。首先，我想说一下，苏联大使和《新闻周刊》的编辑看来显然比我国代表团更了解我们将要提出的化学武器条约草案的内容。我还要指出，期刊并不为我国政府决定政策；一旦政策制定后，这些期刊的编辑及文章的作者如果试图对这种政策加以解释，那也只是说明他们有这样做的自由。我拒绝并谴责对我国政府高级官员所进行的人身攻击。我注意到这只是苏联当局对珀尔先生的一连串的人身攻击中最近的一次，是紧接着—— 我想是昨天的——《消息报》中另外两次攻击的。我还拒绝那种指控，说我国代表团故意阻挠新组成的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中的工作。这种指控是颠倒事实的。在这方面，我不想谈论某些别的代表团在该特设委员会的行为的原始的性质，因为这是无补于事的。

主席先生，我认为我们今天听到的伊斯拉耶利安大使的那种发言在我们的工作中是尤为无益、无补于事的。我们工作中需要的是处理困难的实质性问题的意愿，以及缩小我们当前分歧的意愿。我向会议保证，我国代表团愿意，并且我相信正积极努力参加这一工作。对于伊斯拉耶利安大使的发言，我想引用我以前的一位苏联同事所写的一本书中的一页上的话。他在这种情况下总是说："我将研究一下你的发言并给予应有的注意"。对苏联今天的发言，我就准备这样做。

主席：谢谢。看来没有其他代表团要发言了。秘书处今天散发了一份非正式文件，其中载有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下周的会议计划。象往常一样，这份计划是暂定的。如有必要，可作修改。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了这份计划。

就这么决定了。

主席：罗马尼亚代表团荣幸地担任了三月份会议主席的职务。今天的会议是三月份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首先，我要向在这里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尊敬的代表们致以我们最真诚的感谢，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坦诚而友好合作的态度。这有利于对于会议工作有关的问题采取建设性的态度，从而使主席能够通过他们的支持履行其三月份的职责。

（主席，罗马尼亚）

我想借此机会感谢所有提到自己国家与罗马尼亚的良好的合作及友好关系的代表团，感谢那些赞赏我国和平与国际谅解政策的代表团。

罗马尼亚代表团在履行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职责时，真诚地愿意用其能力为会议服务，以便实现能推动我们工作的对话和谈判，并尽快进入对我们议程中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谈判。

在当前条件下，会议今年的工作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恢复和发展相互信任以及加强各国安全已经成了确保世界和平、国际关系缓和与合作的基本要求。

正如我有幸在本讲坛指出的那样，我国尤为重视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我们认为，只有通过提倡并不断促进有效的裁军措施，首先只有通过消除核武器在欧洲大陆的新的升级的危险并防止对人类具有灾难性危险的热核战争，才能实现真正的安全。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进行新的、认真的努力，并为就交付我们会议的问题进行谈判建立起所有适当的组织结构。至三月底，可以说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进展，相当一部分观点得到了明确，因此使我们能够进而谋求妥协的解决办法，以便尽快在各机构中就实质性问题开始谈判。

我认为，设立所有议程项目的，首先是防止核战争的附属机构并使其开始工作一事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对于我来说，我把这件事看作我的责任，因此，我利用本月份的每一天时间通过正式协商和非正式协商促进进行接触，使各代表团之间能更好地交换意见。我相信并希望这将使会议能够做出具体的决定。

至于裁军谈判会议内的谈判本身，至少可以说，如果把谈判的进展速度及取得的成果与我们的议程及国际社会托付给本讲坛的任务相比较，我们不能认为可以感到满意。

我们不打算在这次简短的发言中来评价会议在三月份的活动的得失。要做出这样的收支情况表将是不谨慎的，也是不会完全的，因为这段时间的工作仅仅是前一个月工作的继续，也仅仅是后一个月将做的工作的前提。在这方面，我要再一次感谢波兰的S．图尔班斯基大使所做的卓越的工作以及在二月份取得的成果。

指导我们对待主席职责的态度的原则与应用于医学方面的一个原则相同，这一

（主席，罗马尼亚）

原则称作希波克拉底誓约：Primum non nocere（医道之首要原则为不致伤害）。

我们唯一的愿望就是促进谈判，为此利用会议能够得到的所有工具，以便确保尽快进入对当前国际情况来说十分重要的实质性谈判。

罗马尼亚代表团再次热烈感谢出席会议的各代表团、感谢会议秘书长R．贾帕尔先生以及秘书处成员和译员，感谢他们的谅解和支持。我们坚决保证今后也将以同样的精力和责任感进行工作，以便实现真正的谈判，从而使我们达成可为各方面接受的解决办法并最终达成具体的裁军措施。

我可以肯定，诸位对我的杰出的继任，即4月份主席，斯里兰卡的达纳帕拉大使将给予同样的支持。本月份我和他密切地进行了合作，我从他的经验，他对我们面临的问题的明智的理解以及他对我的友谊中得益匪浅。

我谨向下任主席保证，罗马尼亚将尽一切可能协助并支持他履行其重任。

今天，我作为会议三月份主席的任期即将结束，我谨表示希望，4月份将成为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个良好的月份；即使我们对预言已失去兴趣，但我们不应放弃希望，我们有责任保持希望。谢谢诸位。

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4月3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举行。散会。

会议于下午1时35分结束。

xx xx xx xx xx